

郑风



冬韵 何家安

郑州地理

任寨街的由来

王瑞明 杜丰芮

任寨街,位于金水区南部。因位于任寨村北,又叫任寨北街。东起经八路,中段与文化路相交,西至健康路,长800米,宽20余米。新中国成立后,郑州市成为河南省的省会,任寨村从南向北被规划为大专院校区,这里称为文化区(现在的水金区)。昔日一片荒凉,沙岗和村北的小路变成了市中心繁华地段,成为较早的城中村。为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,村中的小路建成了宽阔的马路,村民们约定俗成地把这条路叫任寨北街。1979年市公安局整顿街道时,贯彻从俗从众的原则,仍叫任寨北街,沿用迄今。任寨北街的由来与任寨村有关。经查阅志书和走访村民,当地流传着关于任寨村与“杨家将”有关的故事。

相传,北宋年间,抗辽名将杨继业,单名业,也称“杨令公”,曾任郑州防御使、防御使兼刺使。其子“杨六郎”杨延昭随父在军中任职。一天,杨延昭和部下任汤辉(即《杨家将》中的任堂惠),他们来到郑州北郊的胜岗村附近时,部下任汤辉见这里沙岗上绿树葱葱,花草盛开,景色宜人,便说:“百年以后,愿在此处安葬。”

数年后,任离世而去。杨延昭想起任汤辉当年说的话,就在胜岗村东南部选一吉地近百亩,为任汤辉建一墓地。任汤辉的棺椁入土后,杨延昭让人在上面封一个沙土冢,怕沙土冢疏松,只好找人到城西西南数十里远的齐礼阁运来黏土。在墓地上封一层沙土,盖一层黏土泼水封实。就这样,经过众人多天的劳作,一个占地约五亩,高约四丈的“任汤辉墓”建成。后来,因墓地外观为一个大土家,当地百姓便称其为“大家”。之后数年,杨延昭在“大家”旁边修建房屋数间,雇人在此守墓地。墓冢周围剩下的数十亩土地作为“墓产”,由守墓人免费耕种。随着星斗的转移,任汤辉的后人为了怀念先祖,便在墓地西边定居,垦荒屯田,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,形成一个较大村庄,名叫“任寨”。清乾隆《郑州志》建置志。七区屯砦中已有任寨村属安定区八段的记载。

百科广角

怕痒痒的树

金真

从黄果树大瀑布景区的门口步入,在观赏到雄伟的大瀑布之前率先进入眼前的是一组盆景园区。在这30多种、3000多盆的植物中,有一颗怕痒痒的、浑身树干光滑的紫薇树极为有趣。

说它怕痒痒是因为只要人的手轻轻抚摸一下它的树干,枝头上的树叶就会翩翩起舞,颤抖不止,就好像一个被挠了痒痒的人在痴痴地笑个不停似的,而手一旦拿开,它就停止了晃动。

紫薇树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植物之一,在北京附近较为常见,俗称百日红或“痒痒树”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写道:“似痴如醉丽还佳,露压风欺分外斜。谁道花无红百日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

紫薇树之所以会怕痒,是因为这种的树干对振动十分敏感,它的树干能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,并将这种反应迅速地传递到树梢而引起树枝的摆动。

紫薇树是千屈菜科落叶乔木,一般高可达10米,花期长约半年,上有花几十朵以上。花呈白、董、红和紫色,于每年夏秋季开花,可开50天左右。

紫薇树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较强,耐旱耐冷,对土壤要求不高,有很强的抗污能力,树龄可达500~1000年,是一种优良的园林观赏花木,也是很好的树桩盆景种类之一。

我知道,这缘于我抚之不去的怀旧的情结。

我以为怀旧没什么不好。我在外边总是西装革履颇重形象,但一回到家里总喜欢换上布鞋。因为我时常会想起母亲给我做鞋的情景。那时我读小学,一盞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,在我很近的地方照着书本,母亲就在对面的灯影里给我纳鞋底做鞋帮。母亲有时会停下来慈祥地看我几眼,接着就又是“嘶嘶”的扯线声。因而,当我穿上布鞋时就会想起母亲,那种细密瓷实的母爱。

我和几位文友去滹溪时,他们一路上总是念叨着那条老街。在有些人看来,那不就是些明清时的老房子吗,有什么好看?但他们却饶有兴致,回来后还写出不少的美文来。如果把这些说透了,不就是缘了怀旧的情结吗?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历史,往往是别样的亲切和感触,别样的深刻和升华。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沧桑,从而清晰地看清了世事和自己。

怀旧是人生感情的流露。这种感情经过岁月的沉淀,已经浓缩成人生情感的精华了。当年,曹雪芹叙写《红楼梦》的时候,何尝不是带着怀旧的情结呢?当烟柳繁华之地成为记忆,当温柔富贵之乡消逝之后,繁复于他那一管笔下的就只能是一纸的红楼梦,几掬的辛酸泪了。我们喜欢读唐诗宋词,我们喜

散文

怀旧

茹喜斌

我的衣柜里保存着一套旧工作服,虽然已有年头了,却不忍弃之,因为它总让我想起刚刚参加工作的日子,总让我想起那些充满幻想的、那些朝气蓬勃的日子。

欢李白、杜甫,我们陶醉于他们诗词歌赋的旋律之中,我们漫步于他们奇思妙想的大河之畔,我们想象着他们灼灼的神采,甚至是失意和沮丧的时候,不就是一种怀旧的情结吗?千年明月照今日,明月曾经照古人。我们为什么吟起“床前明月光”时,就会想故乡天井里那一轮银色的月亮?那记忆的河流是怎样穿越峰峦叠嶂的岁月,是怎样激起了点点的浪花,是怎样映照着岸柳鸟影,是怎样驮载着我们漫长而又短暂的生命?我们是否感悟到此刻的生命其实就是昨天和明天的一个交点,我们在这个交点上独立寒秋也张望春天,奋勇追求也怅然长叹……其实,我们总是以过去的经历

和醒悟在打理着明天的啊!

怀旧是人生的一条河。我们踏波而来扬帆前行,我们激流勇进不畏凶险,但我们总有人在人生某个码头歇脚打店蓦然回首的时候。于是,身后那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胜过世间最美的花朵,那岸上的每一道柳色都胜过大家的水墨丹青,因为那是我们意志的灿烂,也是我们柔情的悠然的拂摇。怀旧是对自身历史的审视和反省。我们或许保存着儿时的一块橡皮,它使我们想起擦去作业本上错误的快乐,但是,它能不能擦去我人生中的错误呢?

我前几天回了趟老家,再一次看了我的老屋。那老屋墙已斑驳门已斑驳,台阶的缝隙里长着几株枯草和小树苗。我走进屋里,几样家具无声地站着,那是我的桌子、凳子、箱子和床,它们已经非常陈旧了,但我却倍感新鲜也激动难抑。我就那么深情地抚摸着它们,就像在抚摸着消失的时间。那一刻,现在的我和昨天的我完全叠在了一起,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。当记忆穿过时空,它与现实是一脉相承的,而那些谓之旧的事物甚至比你刚刚拥有的还要美丽,那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,也是对人生最有影响的部分。

怀旧,是人生车窗向外后移动的风景,更是生命的日夜不停地前行。

随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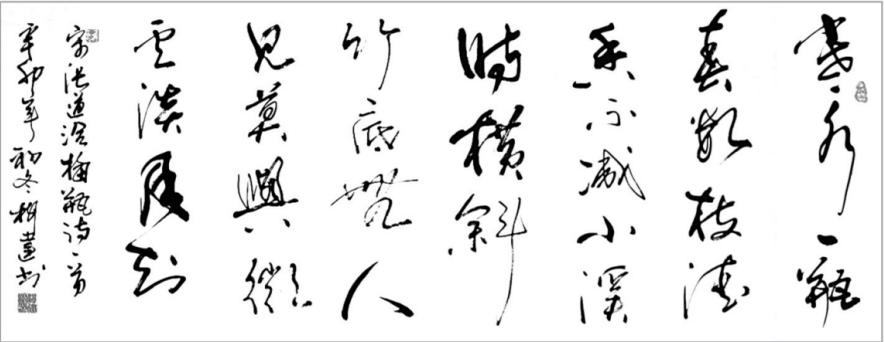
学会看到希望

绮梦

什么事情都是有双面性的,就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以什么心态去看待它们了。如果总是看到事情消极的一面,就会不快乐,其实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挺让人绝望的,但是剥离掉悲观的东西之后,说不定就会发现一些新的、没有注意到的、积极一面的东西。

记得看过一部电影,名字忘了,讲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因为遭遇背叛离开了婚,这时又丢了工作,可以说是

屋漏又逢雨时,悲惨到家了。但结局是她在逆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,创业成功,当了老板,同时也收获了爱情,当然在这过程中是不乏艰辛和眼泪的。试想如果她没有失业,可能就是按照过去的生活轨迹平淡无奇地生活下去了,下厨却给她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,让她体现了自身的价值;失去了一个不爱她的人,却给她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,让找到了一个更爱她的人。



贺树建书法

冷兵器时代,一支箭镞,就这么低低地飞着,掠过城河,便悠悠地落在古城墙之上。

有谁见过在古城池上,两位兵士抱臂行礼;今日文人相遇,双手作揖,礼貌谦让。城墙下,不见狼烟升腾,老树挂马,却见荒烟蔓草,杂树丛生。

不是每座城市都有古城墙,都有西安、南京那么伟岸。小城的古城墙,即使坐过某位古人,人们也早已淡忘。站在古城墙上,市井对农耕瞭望,那时候,城河必定是在低处,一低头,看见河对岸一块石墩头上,闪着一个年轻女子在城河里洗衣的身影。木槌声,左一下,右一下,声音贴着河面传得很远。或者,随手掷出一枚小石块,便有惊鸟,扑簌簌地掠过城河去了……

城墙不见城砖。刨开疏松的黄土,那些砖头,断裂成碎片。

对一条河流的打量,有时并不一定要那么深沉。彼时,城河对岸有一片果园。园子里长满水蜜桃,其华灼灼。说起水蜜桃,小城的许多孩子,都会流口水。

郊野之食,味之甘怡。城河里飘浮着一种六角菱,味道鲜美。河水是活的,菱角的味道就鲜。此外,城河还出产河蚌、蚬子、螺蛳、细虾,这些都是城河活的化石。

许多城市有河,也有古城墙。

新书架

《FBI教你身体语言读心术》

王溪桃

一个简单的握手动作已然决定重量级商务谈判的胜负,一次不经意的眼神交流瞬间拉近彼此心的距离。身体语言蕴藏着巨大的魔力,谈判协商的攻防战守、职场人际的往来进退、恋爱男女的心思捉摸……都能通过它获悉大量的准确信息。

拥有25年FBI工作经验的乔纳瓦罗练就了一双善于察言观色的“火眼金睛”,他通过研究牌桌上的非语言交流和非语言行为,告诉你如何通过身体语言来伪装自己的意图、洞察对方的心理、掌握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,从而在牌局中大获全胜。

散文

移动的城池

王太生

我到南京时,从明城墙旁走过,并没有到古城墙上溜达,终是一种遗憾。城墙是段隐喻,城墙上的红薯甚是茁壮。有人说,红薯是字,种在城墙上,藤叶漫爬;红薯长在土里,一个挨着一个,不知哪朝的泥土,承接它的地气,鼓鼓地,堆积小城斑驳时光。

城墙上的城砖,不知什么时候,被人一块一块地抱回家了,垫作门前屋后的台阶,苍迹漫漫。

小时候,我常随外祖父到住在城墙上的人家做客。有一户人家,就住在城墙上,从城墙上走到他家,要踩一节一节的台阶,房屋是坐落城墙脊上的,小屋前,有一处平台,绕过小屋,顺着台阶,就下到水边的石埠头。

外祖父兄弟俩,家住在北城门口。这种类似于吊脚楼的房屋,从城墙上进入是客厅、房间,屋角有一付木梯,顺楼梯而下,听得脚下踩着木地板咯吱咯吱之声,厢房、厨房在城墙根之下,房子冬暖夏凉。拉开开着的一扇木门,临河小街上有

三二人走动,就见到城河。这时候,河面并不宽,两条船,挤挤挨挨,就像两条永远交集不到的直线,擦身而过。

中国人心目中,天圆地方,城墙是一处可供凭吊和思考的地方。想一千多年前,陈子昂登幽州台时,独步怆然。还有,贾平凹住在西安城内,会不会不时到古城墙上散步?

城墙是厚重的历史,许多人从小都是啃着城砖一样厚厚的书长大。我的一位同事,将一部书设计成一块城砖的形状。不知道里面,装进的是怎样的奇思妙想。

城墙是一道规矩。城里的人,想出去;城外的人,想进来。人总是这样,鱼贯而进,鱼贯而出。进出之间,一个个背影在城墙之下的苍苍暮色中,变得缥缈和迷茫起来。

20年前,我住的城池很小。城墙是一处宜居之所。住在城之脊背上,屋后临水,在古城墙上踱步,宜歌、宜咏、宜平吟;宜谈情、撕纸、马桶碰撞。这时候,房屋像密密麻麻的蠕动小卒,移动的城池,早已越河而过。

胜。读完《FBI教你身体语言读心术》,你不仅可以在牌桌上识破骗局,更能生活中洞察先机,轻松掌控全局并战胜对手;在商务谈判中抢占先机,在应聘求职时稳操胜券,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!

拉拉坦率地说:“我倾向于跟王伟说实话,不过你放心,我不会跟陆宝宝说一个字的,而且,我会尽力说服王伟也不跟陆宝宝说。这样,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你的决定。”

张东昱愣了半晌,叹气道:“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了!王伟和陆宝宝的感情这么好,他可能听你的不告诉陆宝宝吗?”

拉拉说:“我确实不能保证,我代表不了他,我只能说我尽力。请你理解,我不想做让自己心里不愉快的事情。”

福兮祸兮

没等拉拉回到公司,夏红来电话了,她关心地问拉拉:“以前的事情王伟一点儿都不知道吗?”拉拉说:“他不知道我有过一个男朋友好了很多年。”夏红庆幸道:“那还好,他多少知道就好!同居的事情他知道吗?”拉拉坦率地说:“他也不知道,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张东昱。”

夏红听了觉得情况还不算太糟,起码王伟已经具备了一些抗冲击的能力。夏红问拉拉:“你觉得王伟能接受吗?”

拉拉叹了口气说:“我不知道,人有时候,自己也不做不了的主。王伟能理解我的过去,不等于他能若无其事地接受张东昱做他的表妹夫。”

夏红说:“麻烦就麻烦在王伟和陆宝宝似乎感情不错,他俩要是关系一般,就没有这么敏感了。”

拉拉苦笑说:“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地方,张东昱的姑姑话特多,我怕她哪天一不小心说漏嘴让王伟她妈知道了,老太太可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的,老人又都好面子,所以我不知道王伟是不是该跟她老人家也打打预防针。”

拉拉叙述的过程中,王伟没有说一个字。王伟越沉默,拉拉越尴尬,她硬着头皮把话说完,忐忑地等着王伟发作。

“就这些?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天晚上是因为这事儿心情不好?”

“嗯。”

王伟没有再说话,拉拉也不好说什么,一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,拉拉感到喉咙口一阵发紧。

后来王伟站起身来,淡淡地说

了句:“我出去走走。”拉拉完全猜不出王伟是怎么想的,只能被动地点点头。

拉拉一个人歪在沙发上,一动不动地不知道发了多久的呆,王伟开门进来了。两个人的视线对上,都没有说话。

王伟慢慢走到拉拉身边,想了想说:“我可以不跟陆宝宝说。但是,张东昱自己得马上去和陆宝宝讲明白。他要是这么做,就只好由我去和陆宝宝讲了。”

拉拉点点头,又问:“要是陆宝宝知道后要跟他吹呢?”

“那你就失去陆宝宝!”王伟冷冷地说。

“这不是张东昱的错呀。”拉拉试图缓和一下,但是话一出口就后悔了。

“这也不是陆宝宝的错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”王伟的语气很坚决。

拉拉无话可说,谨慎地征求王伟的意见:“那我去和张东昱说一声?”

王伟摇摇头说:“还是我去说吧,你有他手机号吗?”

不跟一个下属

议论另一个下属

这天周会上,李卫东为了招聘流程项目和拉拉起了争执。会后,李卫东向黄国栋状告拉拉说,艾玛之所以不听他的工作安排是受了拉拉的指使。接着又抨击拉拉对团队的把控有问题。

黄国栋感到心里不太舒服,可他不情愿贸然批评李卫东,便拿吃饭说事儿道:“走,吃饭去!”

李卫东偏不罢休:“您觉得我在危言耸听?其实,艾玛这还真不算什么,拉拉更大的问题在C&B团队。”

黄国栋心里一惊,“C&B怎么了?年度加薪不是做得挺好嘛!”李卫东摇摇头说:“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要不是那天拉拉赶着提交年度加薪方案,我真不知道她的C&B潜伏着不小的风险呢。”

李卫东把沈沁那场惊悚之“TRUE OR FALSE(近似匹配还是精确匹配)”绘声绘色地跟黄国栋一说,黄国栋脸上没露出什么,心里不免有些吃惊。

李卫东道:“我跟你再说一件事,C&B前一阵不是在作岗位评估吗,这事儿在公司可是上上下下万众瞩目的,大卫、您、查理,谁不重视呀!”

连载

乔乔道,我也是这么想的,可我真想不到的是,渊雷这个人根本不会跟任何人结仇结怨,又不怕谁,谁会对他下狠手啊?

乔乔盯了蒲刀好一会儿,一字一句道,我拜托你调查这件事,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乔乔有冯渊雷工作室的钥匙,他们来到工作室门前,与上次不同的是,门把手处插着一枝不知名的小花,粉红色,茎部有刺,还把乔乔的手扎了一下。花掉在地上,蒲刀小心地拾起,放在进门边的杂物柜上。他很自然地想到那个黑衣女人,但已完全回忆不出什么,只记得的确有过那么一缕芳香。

毫无疑问,这个女人跟冯渊雷一定有关系,但蒲刀完全不作深层次的联想。这便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,他天生具备强烈的目标感。

看得出来,工作室里的一切还是井井有条的,但写字台和柜子上都积了一层薄灰,房间里飘散着一股霉味。乔乔默默地把窗户打开,看见她黯然神伤,满眼含泪,蒲刀低声对她说道,你还是先回去吧,我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。

显然,乔乔的心里也是急于逃避这个让她难以面对的地方,否则,她早就过来收拾冯渊雷的遗物了。

乔乔打电话叫来冯渊雷生前的助手小郭,请她听从蒲刀的安排。蒲刀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。

两个女人走了之后,蒲刀开始重新打量工作室,因为刚才乍一进屋,只是常规地环视了一圈,可以说毫无印象。

工作室还比较宽敞,分内外两间,外面是例牌的写字台、皮椅、书柜等作为工作区,另一边是一组沙发和茶几。里头的一个房间,是诊疗床、白布帘,还有医用的工作台和药柜。

外屋的墙上,挂着一排鲜活的整体形案例广告,有去眼袋、隆鼻、除皱、削骨缩面、磨皮换肤、抽脂去肚腩等,若不是亲眼所见,蒲刀还以为进了白公馆的酷刑室。尤其是女人的乳房,这么柔软的温情之地居然也要刀光相见,做成什么蜜桃奶、水滴奶、冰淇淋奶、麦格娜绮丽奶……

所有的乳房,都没有出现女人的面部,全部是脖颈至胸脯的一截,令人浮想联翩。各种别致有型的文胸托着娇嫩欲滴的女人宝贝,丰实饱满,乳沟毕现。

他的目光在游移中落到一对乳房前,文胸是黑色的,外层是半透明

的蕾丝,胸脯很美,充满诱惑。但真正引起蒲刀注意的,是左胸的上方,刺着一枝小心的梅花,深青若黛,与黑色的蕾丝文胸遥相呼应,欲语还休。

这时,小郭提着半桶水,手脚麻利地打扫卫生。从小郭那里,蒲刀还知道丽慈虽是医院,但极少提到病患二字。本来嘛,追求完美人生的人怎么会是病人呢?

蒲刀对小郭说,我能看看这半年来的客人登记簿吗?小郭说当然可以。

蒲刀坐在写字台前,想象着冯渊雷雷平时上班时的样子。他推断冯渊雷是在工作场合与贺武平相遇的。他一边想着,一边低头打量写字台的抽屉,让他意外的是右边第一个抽屉明显被撬过,因为有撬痕,也没有刻意修复过,听之任之的样子。蒲刀信手打开抽屉,里面除了空白的处方笺,就是一些X光照片、做B超等辅助检查的表格。蒲刀心想,冯渊雷是个细心如丝的人,他既然

都记着还一本借了二十年的书,抽屉就一定会有清得干干净净的。或者说,撬痕的人已经拿走了该拿的东西,这个抽屉也就没有加锁的必要了。

拿走了什么呢?贺武平应该是那种什么都不需要的人吧。

蒲刀下意识地一张张地翻看表格,脑子里全是一些零星的

的闪光点,目前还找不着接通它们的电流。表格和处方笺散落地摊在桌上,最终他把它们合拢摺齐。一张处方笺掉在地上,蒲刀俯身把它捡起,看见纸的背面写着一行字:一寸青色一寸灰,是冯渊雷的笔迹。

蒲刀一直翻看的访客登记簿上并没有贺武平的名字。褚石色封面的登记簿有好几大本,内容整洁详尽。

怕漏了,又翻一遍,还是没有贺武平的名字。

下班的两个多小时,蒲刀就坐在冯渊雷的位置上发呆。直到小郭来锁门,蒲刀才问小郭有没有人来整形是不登记的。小郭说当然有啊。蒲刀问,那都是些什么人呢?小郭笑道,明星啊,大明星和明星主持人当然不承认整容啊,所以不登记。蒲刀问,还有呢?小郭说,还有就是官员。蒲刀又道,还有没有呢?小郭说,总之身份显赫的人,出场都是很隆重,但不登记,还有人专门来清场。

蒲刀离开工作室的时候,看见杂物柜上的那枝带刺的小花,本想丢掉的,转念一想,还是用一张旧报纸包住,拿走了。